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神秘神学

(伪)狄奥尼修斯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神秘神学

(伪)狄奥尼修斯 著

包利民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神学/(伪)狄奥尼修斯著;包利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 分科本. 哲学)

ISBN 978 - 7 - 100 - 13518 - 4

I. ①神… II. ①狄… ②包… III. ①神学—研究 IV. ①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892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神秘神学

(伪)狄奥尼修斯 著
包利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518 - 4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36.00 元

Dionysius the (Pseudo-) Areopagite

ΠΕΡΙ ΜΝΣΤΙΚΗΣ ΘΕΟΛΟΓΙΑΣ

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授权出版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中译本导言

陈佐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老子，《道德经》

我的论证从在下者向超越者上升，它攀登得越高，语言便越力不从心；当它登顶之后，将会完全沉默，因为它将最终与那不可描状者合为一体。

——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

历史绪言

公元四三〇年，正值外族围城之际，北非希坡城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在乱世中溘然长逝。奥古斯丁作为东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典范人物，其猝亡自然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奥氏晚年目睹罗马帝国之衰败，回教阿拉伯及各种外族之崛起，四一〇年罗马城之陷落，以致奥氏《上帝之城》之历史神学的告白，均见证了罗马帝国的必然厄运。

在此世纪交替之黑暗时期，烽火连天，民不聊生。世局之靖乱，人生之忧患，均驱使人以迥异之维度来思索人生之终极与上帝之信仰。人在理性的亢奋中，极目穹苍，论证上帝与宇宙的可知



性,但却在历史与人生的忧患与无常中,惊悟人与世界的局限与渺小,从而思索上帝的未知性。假若人以理性与建制所体认的为上帝之光明面,那人可否说及上帝的未知性为其幽暗面?^① 人类越接近那位全然超越的至高者,越像进入未知之云(cloud of unknowing)^②,由知而未知,由未知而知的反合中,同时经历上帝的光明与幽暗,由此对照人生的常与无常。

古典基督教的奠基:波埃修与狄奥尼修斯

就在奥古斯丁逝世后的五、六十年间,约为公元五百年,亦适值中国魏晋南北朝之乱世,同一时期在西方的意大利与东方的叙利亚,分别产生了两位古典西方基督教的奠基人物:波埃修(Boethius, 480—525),与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日期不详)。他们的思想成为了中古神学的圭臬,其著作则成为神哲学的标准课本,^③形构了往后一千年之西方思想脉络。

波埃修编译了亚里士多德的部分著作,其传世之作《哲学的慰藉》被视为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完美结合的巅峰。^④ 他的神学性著作中的方法论与原创性专有名词,成为中古神学的楷模,其影

① D. Turner,《上帝之黑暗:基督教神秘主义中之否定性》,Cambridge,1995。

② 十四世纪英国隐名神秘主义名著,此词原出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1:3。

③ D. Knowles,《中古思想之演进》,New York,1962。第四章“波埃修与狄奥尼修斯”,51-8页。

④ 中译本可参波埃修,《哲学的安慰》,载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谢扶雅编,1962,1-143页。林荣洪,《基督教神学发展史:初期教会》,香港,1990,其中有扼要的评述,325-6页。



响力一直延伸至阿奎那(T. Aquinas)。

第二位人物,亦即本书之作者狄奥尼修斯,其生平不详,年日不详。似乎其匿名与托名之身份,正正配合了其神秘神学之进路。狄氏声称其为使徒保罗于雅典之门徒——“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使 17:34)^①。事实上,有什么可比那位在雅典敬拜“未识之神”的“丢尼修”更适合的托名,来作为论述上帝未知性与幽暗性的代名?狄氏在其著作与书信中,屡次致信予《新约圣经》中使徒时期人物,如提摩太、提多、该犹、使徒约翰与坡旅甲(Polycarp of Smyrna,约 69—155)。此种巧妙的托名,及狄氏引人入胜的文笔与内容,均是有效地建立其信服性。

狄奥尼修斯的真与伪

早期基督教传统似乎多半接纳了狄氏的真确性。教会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约公元四世纪)记载《使徒行传》的“丢尼修”日后成了雅典的首任主教(中世纪的法国传统更令狄氏成为巴黎的主教)。^②

最先奠定狄奥尼修斯在基督教传统中的地位者,则首推教父马克西母(Maximus the Confessor, 580—662),至九世纪时有爱尔兰的修士爱留根纳(或译厄立革拿[Eriugena,约 810—877]),

① 吕振中译本为“亚略巴古的议员丢尼修”,思高译本为“阿勒约帕哥的官员狄约尼削”。有关简略资料可参《简明大英百科全书》,5:11-12,“(伪)丢尼修”。

② P. Rorem,《(伪)狄奥尼修斯:著作注释与其影响之导言》,New York,1993,15页。



将狄氏之希腊文原著译成拉丁文,取代了以往的零碎译本。随后有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约1200—1280)与其学生阿奎那(1225—1274),均分别撰写了狄氏著作之注释本,由此确立了狄奥尼修斯在西方神哲学传统中之经典地位。

及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著名人文学者伊拉斯姆斯(D. Erasmus,1466—1536),引述前人来提出对狄氏著作年代之存疑,他质问假若狄氏真为初期教会使徒时代之人物,为何其事迹从未见载于如大格利高利(Gregory the Great,590—604)等早期教父著作中。^①

最后在1895年,两位学者高氏(H. Koch)与史迪曼尔(J. Stiglmayr)^②分别独立地发表考证文章,力证狄奥尼修斯之著作中的一些篇幅,乃是字字相连地援引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克洛斯(Proclus,约410—485)^③的著作,由此便将狄奥尼修斯盖棺定论,否定了其著作年代的使徒性。但高、史二人只是否证,却不能实证狄氏身世之谜,自此便重新掀起了一场对狄氏身世的历史追寻(近似有关对历史耶稣的追寻),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候选人的名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半的学者均认为,此批文集大概应成书于公元480至510年,地点约为叙利亚或一连串小亚细亚的地点,包括亚历山大、加伯多家、该撒利亚或安提阿

① P. Rorem,《(伪)狄奥尼修斯:著作注释与其影响之导言》,New York,1993,16—7页。

② Stiglmayr于旧版的《天主教百科全书》中撰写了“(伪)亚略巴古的狄奥尼修斯”的条目。参5:13—18。

③ 有关简略资料可参《简明大英百科全书》,6:555,“普罗克洛斯”。



一带。^①

至此,狄奥尼修斯似乎成了一场骗局(hoax),被学者争相弃为敝屣。但是峰回路转,二十世纪又相继有学者重新引发对狄氏研究的兴趣,其中主要代表人物为法国的 Rene Roques 与瑞士的巴尔塔萨(H. U. von Balthasar, 1905—1988)。^② 巴尔塔萨戏称狄氏为“现代语言学的凯旋轿车下的尸首”^③,但是他却为此深抱不平。巴氏认为狄氏思想高深博大,并且其神圣阶层体系的宇宙观极富美感,堪称基督教神秘主义之父。故巴氏在其《荣耀:神学美学》第二卷专论狄奥尼修斯,并将之与爱任纽(Irenaeus)、奥古斯丁、安瑟伦(Anslem)与波纳文图拉并列。巴尔塔萨以神学性美学之视野重新诠释狄奥尼修斯,以致这位似乎是被人盖棺定论的托名隐士,又再次在西方神学的舞台上登场。巴尔塔萨对于近年狄奥尼修斯研究的中兴,可说是功不可没。



隐名、托名与伪名

许多对狄奥尼修斯的否定,皆因着其托名性与伪名性(Pseudonymity),但在否证了其历史真确性后,却又无法解开其隐名性(anonymity)之谜。事实上,隐名或匿名,与托名及伪名之问题,绝

① 有关名单可参 R. Hathaway,《伪狄奥尼修斯书信中之神圣阶层与体系之定义》,Hague, 1969, 31-5 页。

② 有关巴尔塔萨生平与神学思想引介的中文著作,可参刘小枫,“十字架上的荣耀之美”,《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香港,1990, 375-415 页。

③ H. von Balthasar,《荣耀:神学美学》,第二卷,New York, 1984, 144 页。中译已在进行中,收入本研究所之现代系列。

非单纯历史考据之争议,其中所牵涉的乃是极为被杂之文学史与哲学史的现象。

在世界文学与圣经文学中,我们均可找到不少相关的事例。例如有些文学作品是“隐而不托”,如《圣经》中不交待作者之书卷,如《列王纪》、《历代志》及部分的先知书,还有《新约》的《希伯来书》。这些《圣经》书卷均隐藏其作者身份,但亦没有假托其它名字。^①另有些作品是“托而不伪”的,最常见的例子是作家之笔名,譬如鲁迅之于周树人,巴金之于李芾甘,这些笔名与真名均为众人皆知之事实,并不存在任何真伪之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史上最擅长运用托名的,恐怕该算基尔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基尔克果一生著作采用托名之多样化与多元化,^②以致许多基尔克果研究学者均将其思想著述分为托名著作期与宗教著作期,前者之托名哲学性作品,为实验性之思想探索,以间接传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之手法来迫近真理;后者则以真名来直接表述其基督教信念。^③如是观之,基尔克果之托名与其思想著述有不可分割之关系。基尔克果之托名并非伪名,乃是其作品之

① D. G. Meade,《托名性与正典性:对犹太与早期基督教传统中作者性与权威之间关系的考查》,Grand Rapids,1987。

② 基尔克果曾采用的笔名约有八个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托借六世纪修士约翰尼斯·克利马科斯(J. Climacus),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哲学片断》(1844)与《哲学片断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1846)。后期又以反克利马科斯(Anti-Climacus)发表《致死的疾病》(1849)与《基督教中的磨炼》(1850),由此便显出其托名与托名之间的反合多元性。中译本可参《哲学片断》,翁绍军译,香港,1994;《论怀疑者》,陆兴华译,香港,1995。二册均为本研究所之现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系列。

③ 参刘小枫博士于上引二书所著述的“中译本前言”;另参克利马科斯(基尔克果),《论怀疑者》,7页注2。



真确部分,认真对待与考查不同之托名(包括“基尔克果”?)与其不同著作之微妙关系,便标示了基尔克果研究的突破,代表了从后现代主义中差异之观念来重新诠释基尔克果,^①有别于一些早期学者过分强调基氏哲学与神学一致性与系统性的立论。

托名是否等同伪名?究竟(伪)克利马科斯是基尔克果,还是克利马科斯是(伪)基尔克果?在基尔克果中,托名性被提升至历史真伪层面之上,直接关连及思想传通的形式问题。今天我们不需亦不能为狄奥尼修斯的历史真伪性翻案,狄氏全集是出自公元五世纪,而非一世纪之使徒人物,此为现代历史语言学的不争之议。但此定论却无碍我们对狄氏神秘神学的探索,亦根本不能勾销其在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中的深远影响。因其托名而否定其作品,或因重视其神学而排拒历史考据之结论,二者皆为因噎废食之举。虽然不论中西文化史中,均有托古以壮权威之举,但我们无需以此类理由来为狄氏申辩,毕竟其作者之意向性(intentionality)非我们关注之点,重要的乃是其神学思想之铺陈与论说。

英国牛津大学神学家麦奎利(J. Macquarrie)就狄奥尼修斯之托名性指出:“哲学与神学的学说之价值是以其锐见之丰富与辩说之合理性来决定的,而非其教师之身份与地位”。^②正是此种不排

① 代表性研究有 M. C. Taylor,《基尔克果之托名作者性:对时间与自我之探究》,Princeton,1975;M. H. Hartshorne,《基尔克果,如神的欺骗者:其托名著作之本质与意义》,New York,1990。有关基尔克果与属灵操练之初探,参陈佐人,“后现代的属灵气质——析克果与属灵操练”,《信息》,第143期,(1992/4),3-4页。

② J. Macquarrie,《神圣之追寻:辩证神论之专文》,New York,1987,73页。此书为一九八三年之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书中分章论及柏罗丁、狄氏、爱留根纳、库萨、莱布尼茨、黑格尔、怀海德与海德格尔。



拒历史批判,却又强调文本本身价值之后批判(post-critical)取向,便奠定了对狄奥尼修斯之研究于近年中兴的基础。

狄奥尼修斯的褒与贬

狄奥尼修斯充满传奇的历史命运,常被追溯于被誉为“拜占庭神学之父”的马克西母(Maximus the Confessor),他在其名著《秘言》之中,曾于书首与书末,提及狄奥尼修斯,称他为“至神圣的诠释者”,并扬言因为尊重狄氏的详尽著作,马克西母不会在该书中重复其相同的论点。^①

马克西母被尊称为“认信者”,表明他负有大公信仰进行捍卫、保存与传世的使命。^② 相传马氏在生之时即被公尊为圣徒,其为人与神学造诣均深受东方与西方教会所尊崇,故当马氏在其著作中公开确认并表扬狄奥尼修斯之历史性与权威性,便决定性地确立了狄氏在东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崇高地位。马克西母对狄奥尼修斯的历史传奇具有如斯重大的影响力,以致耶鲁史学家帕利坎(J. Pelikan)称之为狄氏的“马克西母化”(Maximized,意为极大

^① 《认信者马克西母文选》,G. C. Berthold 翻译与编注,New York,1985,184、206、213 页。此书编列于《西方灵修经典名著系列》,同系列的另有狄奥尼修斯、《未知之云》、艾克哈特等。特别可参帕利坎(J. Pelikan)于书前序言。

^② J. Pelikan,《基督教传统:东方基督教之精神,600—1700》,第二册,Chicago,1974,8 页。详尽研究可参 8—36 页。马克西母之经典《论爱(四百则)》,收译于《东方教父选集》,谢扶雅编,香港,1962,233—301 页。



化)。^① 继马氏之后,东方教会传统中有大马色的约翰(John of Damascus,约公元650—750),亦显示出深受狄奥尼修斯天使学与否定神学影响的痕迹。^②

爱留根纳是中古世纪最伟大亦是早年较为人忽略的爱尔兰神秘神学家。^③ 他一贯被称为 John the Scot,但因此名太常见而自称为爱留根纳。^④ 他将狄奥尼修斯与马西母斯的著作译为拉丁文,取代了以往的旧译,成为中世纪最通行的狄氏拉丁文本,奠定了狄氏对中世纪拉丁神学影响的基石。爱留根纳更进一步,写了《天阶体系》的注释,并在其经典《论本性》中大量注解了狄氏《论圣名》的许多篇幅。^⑤

但爱留根纳不只是狄奥尼修斯的译介者,他本身更是一位充满原创性的系统化思想家。他的治学格言为:“真正的哲学是真正



① J. Pelikan,“狄奥尼修斯精神灵性之神奇旅程”,收于《伪狄奥尼修斯全集》序言,C. Luibheid 译,New York,1987,23 页。

② J. Pelikan,《东方基督教之精神》,136-7;30-6 页(“论知那不知者”)。P. Rorem,《狄奥尼修斯》,170 页。大马色的约翰之名著《正统信仰阐详》为东西方首部系统信仰,收译于《东方教父选集》,上引书,303-522 页。

③ 主要总览式研究可参 B. McGinn,《神秘主义之发展》(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史第二册),New York,1993,第三章,“爱留根纳:辩证神秘主义之登台”,80-118 页。J. Pelikan,《基督教传统:中世纪神学之发展,600-1700》,第三册,Chicago,1978,95-105 页。爱留根纳亦为麦奎利之吉尔福讲座所论及的第三位神秘主义神学家,J. Macquarrie,《神圣之追寻》,第七章,85-97 页。

④ 意为“爱尔兰之子”,爱尔兰之旧称为 Erin。

⑤ P. Rorem,《狄奥尼修斯》,79-80 页。McGinn 另指出以次数计,爱留根纳在《论本性》中援引最多的为加柏多家教父吕撒的格利高利,McGinn,《神秘主义之发展》,459 页,注 65。《论本性》之部分汉译可参《本性之分解》,第 4 篇 7 至 9 章,收载于《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谢扶雅编,香港,1962,145-72 页。

的宗教,同样真正的宗教为真正的哲学”。^① 此出发点乃是基于他以世界万物为上帝的神圣显现(theophany),故人可凭理性透过自然而知道上帝,自然与恩典,理性与信心乃是互相连接。在此便引进爱氏对存有自然界的划分:他首先区分存有与非存有,而再把存有界细分为四:创造而非被造、被造亦可创造、被造而不能创造,非创造非被造。^② 第一类是上帝,即创造而非被造;第二类为永恒的理念、属类与形式,为万物之动因;第三类为人类;第四类的“非创造非被造”(neither creates nor is created)并非无存有,乃是上帝绝对超越的自身奥秘,为人所无法参透的永恒秘密。

故此,爱留根纳强调上帝一方面是创造万物,但另一方面又非存有物(Nothing),因上帝并非像物件(not a thing),^③上帝在其自身的绝对超越中,乃是绝对不同于世间万物的有限存在。上帝既

① McGinn,《神秘主义之发展》,82页;另参J. Pelikan,《中世纪神学之发展》,98-99页。爱氏引用中世纪强调理性限制之经文:“为你太难的事,你不要寻找;超乎你能力的事,你不要研究。”(《[息勒]德训篇》3:22[思高译本]),倒转其意义来强调我们应该寻求知道上帝的奥秘。

② Periphyseon,441B-442A。参J. Macquarrie,《神圣之追寻》,86页;B. McGinn,《神秘主义之发展》,100-1页。

③ 我们若对神学史中“论圣名神学”(Name-of-God theology)传统有所认识,对近代西方哲学大成于海德格尔对本体论神学(onto-theology)的批判有所认识,便应该可明了接受“存有”(英译通为being,existence)实不足以充分地描述上帝,或许至终如梯利希般描上帝为“存有的根基”。在此可预见海德格尔与神秘神学家,如狄奥尼修斯、爱留根纳、艾克哈特间那耐人寻味的微妙关系,参见下文之专论。笔者在此若尝试驯化爱留根纳与狄奥尼修斯,或为他们申辩,是因不欲触动教会神学界“肯定神学”的禁忌,以为上帝的非存有即以上帝为不真实,或上帝不存在。“否定神学”(apophatic theology)并非否定上帝之真实与存在,而是因上帝的绝对超越而拒绝妄称上帝之名(包括“存有”之名),或许上帝唯一之名乃是《圣经》所言之“爱”(约一4:8),而这亦正是神秘神学与后现代神学思考中最普遍达致的结语。

非“存有”，亦非“不存有”，上帝乃是超越“存有”与“不存有”。正如狄奥尼修斯所言：“祂并不被包容于存在之中，存在反而被包容于祂之中。”^①于是绝对的超越(transcendence)引申至绝对的内住(immanence)，万物并非被动地彰显上帝，乃是因上帝创造性的内住而必然地、主动地见证神圣的荣美(诗 19：1；罗 1：19-20)。

爱氏因对上帝超越性的强调，故上帝之内在万物并不等同于神物混一的泛神论(panthéism)，上帝在万物中，但万物却非等同而是彰显上帝。同样，爱氏亦不一定是持“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因爱氏之上帝超越性本身并不可说是缺乏了进程神学所说的完美性。^②

最后，爱留根纳在承传狄奥尼修斯神学上的最大贡献，乃是在其圣经释义学与基督论。爱氏重视《圣经》为上帝所赐予的第二个自然界，借着如火、气、水、土四层的释经意义，引导人明白上帝的奥秘。爱氏的基督论补充了狄氏思想系统中的最大缺乏，爱氏以基督为“创造性之智慧”，而人为“被造之智慧”，基督之智慧必须道成肉身，才能使人与万物得着真正之智慧，明白上帝之奥秘。^③

十二世纪往往被史学家视为中世纪的重要转捩点，一些殿堂人物，如克勒窝的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为中世纪的修道主义与神秘神学揭开了新的一页。在此时期中，最主要溯源狄奥尼修斯的教父为圣威克多修道院的笏哥(Hugh of



① 《论圣名》5:8。

② 麦奎利似乎认为爱留根纳相近于进程神学，麦基恩则反对此种误置时代的看法。参 J. Macquarrie,《神圣的追寻》，93 页；B. McGinn,《神秘主义之发展》，100-1 页。

③ B. McGinn,《神秘主义之发展》，92-7 页、101-6 页。